

楊家駱主編
中國學術類編

西
夏
史

鼎文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七月初版

中國學術類編
西夏史

(全一冊) 基本定價柒元肆角整

主編者：楊家駱

出版者：鼎文書局

發行人：李文齋

發行處：鼎文書局

臺北市金山街八十五號之三

郵政劃撥儲金第一八一六三號

局版臺業字第〇二六一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楊家駱主編
中國學術類編
鼎文書局印行

西夏史

馬序 陳序 自序

圖版十一幅（西夏宜印 西夏銅牌 西夏文金光明最勝王經卷首

佛像及冥報傳 西夏文慈悲道場懺悔法序及佛名像 西夏文佛

母孔雀明王經 西夏文現在偵却千佛名經下殘卷第一節 西夏

文過去莊嚴劫千佛名經 西夏文般若經斯坦因所獲 西夏文論

語 西夏繡佛像 西夏寶錢）

系表（西夏族屬源流表 西夏世系表 西夏帝系表）

地圖（西夏疆域圖 西夏國防軍配備圖 西夏國都興慶形勢圖

西夏國都興慶附近渠道圖 西夏西部走廊形勢圖）

西夏史十七章 〔民國〕林旅芝撰

謹以此書紀念

亡友葉觀棧先生

馬序

王船山（夫之）論宋太祖趙匡胤之得天下也，曰：「趙氏起家什伍，兩世爲裨將，與亂世相浮沈，姓氏且不聞於人間，況能以惠澤下流，繫邱民之企慕乎？其事柴氏也，西征河東，北拒契丹，未嘗有一矢之勳，滁關之捷，無當安危，酬以節鎮，已逾其分，以德之無積如彼，而功之僅成也如此，微論漢唐抵定之鴻烈，即以曹操之掃黃巾，誅董卓，出獻帝於阽危，夷二袁之僭逆，劉裕之俘姚泓，滅慕容超，誅桓元，走死盧循，以定江左者，百不逮一，乃乘如狂之亂，卒控扶以起，弋獲大位，終以保世滋大，而天下胥蒙其安。」（宋論卷一）惟其如此，太祖有自知之明，故「權不重不敢以兵威劫遠人」。此太祖務爲矜慎，委曲求全之心，顯然易見，苟安之局，歷代相承，惟謂太祖全無滌蕩中原，恢維宇內之心不可也，卽位以來，服御飯膳，力從節儉，於宮中別建封樁庫，以儲羨餘金帛，嘗曰：「俟滿三百萬，則可以興北伐之師矣。」嘗以幽燕地圖示趙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手。」上曰：「然。」因問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者？」上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上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自是不復言北伐事，而契丹亦遣使通好。於是宋室君臣畏難苟安之機，已肇於此。而遼、金、西夏之邊患與宋室相終始。嗚呼！庸臣誤國，可慨也。考之宋史，非無英特遠見之臣，而庸臣往往以片言半語致誤千載大事，此眞讀史者所爲掩卷長歎也。宋初邊患，以契丹爲酷，而西夏之李繼遷，乃依附契丹，其勢未盛，攻取亦不大難，當其寇抄邊地時，何亮力爭固守靈武，而李沆以爲保吉（卽李繼遷賜名）不死，靈州決非朝廷所能有，及保吉大舉入寇，進逼靈武，裴濟死守，以援兵不至，遂以身殉，靈武既失，拓跋之基始固。西夏之患，遂

與北宋相終始矣。迨保吉襲陷西涼，敗於吐番，首領潘羅支，中矢死於靈州。其子德明告哀於契丹。契丹封德明西平王。眞宗命邊吏賜德明詔諭，以自審上就。曹瑋上言曰：「保吉擅命河西二十餘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幸天奪其魄，子幼國危，若釋此不圖，後更強大，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致諸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其時矣。」眞宗不能用，西夏之禍遂成。瑋，曹彬子也。

眞宗不用曹瑋之策，致坐失兼弱攻昧之良機。於是西陲之患貽禍無窮。於此，王船山論之曰：「李繼遷死，德明嗣立，曹瑋上言：『國危子弱，願假精兵，擒德明送闕下，復河西爲郡縣。』此一時也，固宋室興替之大機，而庸主具臣，畏葸偷安，猥云德政，拒瑋之謀，降詔招撫，悲夫！宋之自折入於西北，爲千古憾，雖有虎臣，其將如之何哉！」（畧）孺子（指德明）植根未固，功之夙成，在瑋心目間，亦在天下後世心目間也，德明知其不敵，且歛手歸朝，而聽我之建置西陲，以掣契丹之右臂。百年逋寇，平以一朝，威震賀蘭，而聲馳朔朝。固將曰：「今日之中國，非昔之中國也。耶律隆緒，其敢輕舉以嚮瀘州，脅盟要路乎？」（畧）且不但此也，宋之所以召侮於契丹者，氣先恭也。昔之收巴蜀，入兩粵，下江南，皆以衆凌寡，乘其瓦解，而坐獲之。一試之白草荒原，控騎鳴鏑之地，邊聲一起，而氣已先奪。夫河西亦塞外矣，引置之凶危之地，而捷報以可就之功，則將視朔漠之驕子，亦猶是可走馘之虜。氣已先增十倍，而又得李氏數世之積，以使趨利而爭進，且以土爲吾土，士馬爲吾士馬。使若瑋者，撫而用之，渡一葦以嚮雲中，則幽燕在其股掌，南取甘州，內撤延環之守。關中固，而汴雒得西面之屏藩，何至瀘州之警一聞，盈廷項縮，遽欲走金陵，走巴蜀，爲他日海門竄死之嗚矢哉！瑋謀不行，德明之詔命一頒，而契丹大舉之師，踰年卽至，其應如響，而宋窮矣。况德明不

剪，延及元昊，蕞爾小醜，亢爲敵國。兵刃將死，趣奉金綰，禍迄於亡而不已，一機之失，追救末由。嗚呼！謀國如斯，敦謂宋有人耶？周塋繼英之尸位中樞，不足責也。張齊賢、李沆之咎，又奚辭哉？沆言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此士寧外患之邪說也。」沆者，宋一代柱石之臣，而何是之述焉。」

（宋論卷三）

以上一段，痛論曹瑋擬擒德明，復西河爲郡縣之策，擱於庸臣，致貽宋室無窮之禍。船山史識，實絕古今，而曹瑋之卓識，見禍患於未萌，尤爲宋將翹楚，當其鎮大名也，嘗語王諤曰：「契丹不足憂，終爲中國患者，其西夏乎！吾嚮者鎮環慶，常與德明通往來，見其子元昊，才數齡，然姿貌雄傑，膽視不凡，他日得志，其必爲西垂憂矣。」時德明方恭順，王諤不信，而聞者皆哂之。嗚呼！宋室此時真可謂無人矣。果也，元昊以雄狡之才，襲父之封號。於是明號令，以兵法勒諸蕃，倣中國制，置文武官屬，立蕃漢字。自中書令、宰相、樞密以下，皆分命以蕃漢爲之，以衣冠采色，別士庶貴賤。每舉兵，必率諸部長與獵。有獲，則下馬環坐飲酒，割鮮而食，各問所見，擇取其廣長，未兩歲，遽發兵寇環慶，殺掠居民，緣邊諸將與戰，皆敗挫，或有被執者。又西侵回鶻，取瓜、沙、肅州，遂盡有夏、銀、綏、宥、靜、靈、鹽、會、勝、甘、涼及肅十四州之地，改靈州爲興慶府而都之。阻河，依賀蘭山爲固，幅員數萬里，改元大慶，設十六司以總庶務；置十二監軍司以總軍旅，委諸部酋豪分統其衆，有勝兵五十餘萬，發兵則以銀牌召部長；自製蕃書，形體方正，類八分書，以教國人；用漢人張元、吳昊爲謀主，凡立國規模寇邊計劃，均二人導之也。

元昊以梟雄之姿，藉宋賂之財物，苦心孤詣，以建立其國，遂席卷西北，則其反宋，弗待其後事而知之。果也，延川入寇，西陲爲之糜爛，禍結兵連，宋一敗於延州，而劉平、石元孫駢首受刃；再

敗於好水川，而任福全軍覆沒，韓琦、范仲淹爲宋之名臣，然竭盡智能，僅保殘疆，無能報復。至議和脅盟，宋則悉索敵賦，以填其無饜之慾壑。（乞賜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茶二萬斤；進奉乾元節，回賜銀一萬兩、絹一萬匹、茶五千斤；賀正貢獻，回賜銀五千兩、絹五千匹、茶五千斤；中冬賜時服銀五千兩、絹五千匹；及賜臣生日禮物，銀器二千兩、細衣著一千匹，雜帛二千匹，請如常數，無致更改，宋俱許之。）宋至此時，固不待契丹之侵，已無力抗敵矣。耗矣哀哉！

以陰賊之元昊，自知建國未幾，植根未固，其力尚未能大舉東侵，而賊臣張、吳教之藉和約以懈宋君臣戒備西陲之心，又以宋賂之財富，訓練其士卒，其志不在小。假令天假之年，乘宋黨錮之爭，再次東侵，則北宋之覆滅，固不待金兵青城之役也。歷代史家對西夏爲宋禍之起源，少所論列，不亦異乎？幸而天未絕宋，大憝早亡，元昊以下，多爲庸主，故西陲亦得苟安。當元昊之死，諒祚初立，議者請餌其三將，破分其勢，可以得志。程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柔遠人。」於此，船山評之曰：「此說之非，人皆知之，誠哉其不可與謀也。（畧）元昊者，淪於夷之叛臣，爲我蠱賊者也。死不足恤，喪亦不足矜，如其可削平以休息吾民，鞏固吾宇，惡容小不忍以亂大謀哉！琳之迂論，實不足取。」（宋論卷四）船山此論，蓋一針見血之言也。

程琳之說，固不足取，然而審時度世，船山著論，謂欲乘喪以圖諒祚，亦爲不易之舉，其說甚長不詳舉也。要而言之，宋不用曹瑋之言，消西陲之患於未然，以後則任其坐大，宋之不國有由然矣。

抑尤有進者，自西夏之興，雄據西隅，截斷漢唐以來中西交通孔道。中國與西域諸國交通被其遮斷者數百年，而西夏擅地理之形勢，對中亞諸國甚至東歐，其交通互市之煩煩，可知也。其力索我之綸絹，必非自用，其將以轉運西方諸國藉以圖利，亦可決其必然，蓋綸絹非夷人所尚也。元昊嘗語其

父曰：「衣皮毛，事畜牧，此蕃性所使，英雄之主，當霸王耳，何錦綺爲？」夫然，則元昊脅盟，何故多索絹綸？此又可推其原也。岑仲勉隋唐史有言：「就突厥言之，彼得周、齊歲饋絹綸，不適於用，謀專利，轉鬻於波斯，波斯弗應，又遠求之東羅馬。夫于是則產生突厥、波斯之戰爭。產生波斯、東羅馬廿年之戰爭，其導火綫，不外我國之絲業，唯明乎國際間之轉輸，然後恍然於古代北敵，何以力索歲幣也。世界上絕無絕對孤立之民族或國家，對於其他民族或國家，彼此總會發生多少相互之影響。」由岑氏之說推論，則西夏亦與前代之夷狄，向中國力索絹綸。其作用亦相同耳。惟是西夏對西域諸國交通互市之情形如何？及引起若何之變化？諸記載未有詳明，故本書亦無詳述。予對此點頗有懷疑，惟以予荒陋，且舊存之「史學家的歷史，Historians' Histories of Nations」一書，以及各外國文之史籍，均不在身邊。索證無從，懸此點以俟異時之考證，及待將來學者有所補充而已。

西夏建國據地之廣，文化之高（自創國書，釐定官制，別士庶等級等。）爲中國之大患。促使宋室之滅亡，及其建國最後之命運，初與遼、金無異也，惟遼史、金史均有專書，記載詳盡，纖曲靡遺，惟言西夏事者，載籍所紀無多，不從無一書，專言西夏者，此吾友陳直夫教授所以有纂成西夏史之宏願也，惟陳氏以年邁，精力已差，又專治東南亞史，無暇從事，故以其體例及資料附託林君旅芝，獨任其勞。林君治學精勤，老而彌篤，前已著成匈奴史、鮮卑史，今又以四載之力，完成此書，其對史學之重要性，固將與遼史、金史等量齊觀。予暮年讀此，方恨遇書之晚也。是書體大思精，詳徵博引，凡前代或並世之史學家所未言者，此書均有詳盡之記載，推爲創作，亦非美之詞。昔韓愈有言：「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余願學者得讀是書，因而引起興趣，對西夏史實，更有深刻之研求。此亦林君之志也。

甲寅，初夏，番禺馬國維撰序，時年八十二。

陳序

摯友林旅芝教授治國史逾三十年，尤致力於邊疆民族之發展與變遷，先後成匈奴史、鮮卑史，更以餘力成漢武帝傳及唐明皇評傳，將複雜繁瑣之資料，抓梳得條理井然。讀者認爲佳作。

鮮卑史既出版，某休沐日與林教授叙九龍茶肆，勸其撰寫西夏史。蓋余久有志於此，然年老多病，生性疏懶。林教授史學學養與識力均勝於余，撰寫西夏史在朋輩中可算是最適當之人選。

蒙古元入主中國，世祖至元十六年命史臣修宋、遼、金三史，中經仁宗、文宗亦屢詔纂修，惟未有成。順帝時，再命托克托等修遼、宋、金三史，至正三年三月開局，五年十月告成，不及三年而成現存之卷帙，然反顧時歷三朝，由發軔至成書計六十六年，一再重修，始倉猝成書，考其故，元廷諸臣對正統誰屬意見不一，有以致之。元史托克托傳云：「以義例未定，欲以宋爲世紀，遼、金爲載記，或以遼立國在宋先，欲以遼、金爲北史，宋太祖至靖康爲宋史，建炎以後爲南宋史，各持論不決。」幾十年各人僅顧宋、遼、金正統之爭，而置西夏於不問，疏忽實甚。

宋上承五代（朱氏綱目，五代之年，皆細註於歲之下，使宋接唐）宋屬正統，下繼蒙元，此爲不可爭之事實，遼、金非正統而有史，西夏何故缺如？金毓黻言：「西夏李氏立國於河西（今寧夏），享祚垂二百年，對宋則叛服無常，對遼、金則臣事甚謹。宋、金皆不能夷滅西夏，而竟見併於蒙古，是西夏於名義上爲遼、金屬國，實際則成對峙之局。北宋之世，北與契丹爲平等之國，西與夏人有宗屬之分，咸恃歲幣，以固盟好。是又成三分鼎足之世。南宋之世，西北疆界，已與夏人隔絕，大異於北宋。然兩國之間，亦時有信使往還。是故談及宋史，不惟應包遼、金在內，亦不能置西夏而不言，（見

金氏宋遼金史第一章總論

西夏既被歧視不在修史之列，最少亦應仿晉書之例，列爲載記。今竟載記亦無之，僅於宋、遼、金三史各有西夏傳，又未免架床疊屋矣。

在今日而欲知西夏史事，除三史夏國傳及分見於三史紀傳者外，僅有清吳廣成撰「西夏書事」，戴錫章撰「西夏紀」，兩書均爲編年體，大概依宋、遼、金三史成書，無所短長，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洪亮吉撰「西夏國志」十六卷，周春撰「西夏書」十卷，陳崑撰「西夏事畧」十卷，皆未刊行。近人羅福萇因夏人所傳之「掌中珠」一書，得通西夏自製之複體文字，並爲宋史西夏傳作疏證，惜未卒書而歿。叙西夏史事而在坊間較易得爲清張鑑撰「西夏紀事本末」，李銘慈評：「瑣碎叢雜，叙次無法，自宋、遼、金、元史，冊府元龜外，無所採取。」（見「越縕堂讀書記」頁三四二）

旅芝兄數載辛勤，成此專史，足以補元人未修之缺，斯亦盛事，後之讀者從此研求，足以開拓史學之另一領域，則是書豈徒拾遺補苴罅漏而已乎。至於本書內容，則馬君之序，已絜領提綱，可不復贅。

西歷一九七四年，歲次甲寅，孟夏，禺山陳直夫序於九龍不逸書室

自序

我國史籍大都以漢族爲中心，涉及邊疆民族者絕鮮，故讀之如讀譜牒，祇知朝代之更迭興替與帝王改姓變制，對中華民族之興起，文化之發展諸問題甚難領畧其奧秘。是故，近世史學家力持：「不通邊裔史傳，無以治中國民族史，不通中外交通地理，無以治中國文化史」之說，良有以也。蓋每一民族之發展與衰落，常與其他民族互有關連，有如長江大河之滙合百川，今日中華民族之成爲世界上人口最多，文化悠久之民族，是經數千年來，以漢族爲主幹，與邊疆各族融合而成。在歷史中之匈奴、突厥、柔然、回紇、烏桓、鮮卑、契丹、奚、女真、吐蕃等族，現已不見再有記載，此並非爲漢族所消滅，而是互相合流，形成今日世界上最龐大之中華民族，直至目前，中國境內尚有五十五個不同民族和平相處於國內各省，將來必能使中華民族更多姿多采，光輝燦爛。

我國是一個多數民族組合而成之國家，職是之故，研究本國歷史，對每一民族之歷史，是不容忽略者。關於中國邊疆民族之研究，外國學者似乎更具熱心，其已譯爲中國文者有：

西突厥史料：沙畹 (E. Chavannes)

中國史乘中未詳諸國考證：希格勒 (Gustave Schlegel)

中國西部考古記：色伽蘭 (Victor Segalen)

崑崙及南海古代航行考：費耶 (Gabriel Ferrand)

東蒙古遼代舊城探考記：著者同上

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伯希和 (Paul Pelliot) 與沙畹合著

交廣印度兩道考：伯希和

蘇門答臘古國考：費瑯

蒙古史畧：格魯賽 (Rene Grousset)

占婆史：馬司帛洛 (G. Maspero)

秦代初平南越考：鄂魯梭 (L. Auroousseau)

帖木兒帝國：布哇 (Lucien Bouvat)

蒙古史：多桑 (Lucien Bouvat)

馬可波羅行記：沙海昂 (Charignon A.J.H.)

西域考古記舉要：格魯賽

成吉思汗帝國史：巴克霍森 (Joachim Barkhausen)

以上不過列舉部分，名著之多，實不勝枚舉，日本學者亦不後人，茲畧舉一二介紹如下：

元朝怯薛及幹耳朵考：箭內互

元代經畧東北考：著者同上

元朝制度史：著者同上

渤海史考：津田左右吉

張騫西征考：桑原鷗藏

西北古地研究：藤田豐八等

東胡民族考：白鳥庫吉

清末以來，我國學者始漸注意及之，如萬斯同、厲鄂、戴錫章、李有棠、柯劭忞、屠寄、羅振玉、羅福成、王國維、馮承鈞、陳垣、李思純、岑仲勉、金毓黻、姚從吾諸學人，惟較諸外國尚瞠乎其後，輒近國內專上學院多有「邊疆民族學系」之設立，急起直追，亦可補救我國歷史上之缺漏也。

我國歷代民族政策，對一切邊疆兄弟民族，一視同仁，向無種族歧視，間有因執政當局一時疏忽，或採取放任政策，遂爲野心豪酋利用狹義民族主義，借題倡亂，釀成外患，徵之史乘，屢見不鮮。如漢武帝時，衛青、霍去病擊敗匈奴，呼韓邪單于內附，漢置之塞下，並待以不臣之禮。其後各族陸續南移，遍於長城以內。魏晉之世，各族帳星羅棋布於中原，人口日盛，「關中之人，夷羌居半。」（江統徙戎論）對於中國構成威脅，當時有識之士，如鄧艾、郭欽、傅玄、江統諸人，均倡「徙戎」。惟不爲當局所接納，且任由各族維持其原來部落政治組織。故八五亂後，晉室國力凋弊，遂有「永嘉之亂」，繼而「五胡亂華」。北方爲鮮卑拓跋氏所佔據，及楊堅建國，中原始復爲中土，胡人鐵騎蹂躪北方，達三百餘年，造成我國史上之浩劫！

唐宋外交政策，最大錯誤，厥爲但求一時之苟安，每以土地作爲贈品，冊封邊族酋豪爲王，博其歡心，企圖可獲苟安，殊不知適得其反，自貽伊戚，釀成無窮之外患。西夏、南詔、大理爲禍邊陲，乃此種飲鴆止渴外交所造成者。和親政策已有損國家尊嚴，「賜」歲幣亦破壞國家經濟，裂土冊封部落酋長爲王，更爲失策，往事可爲殷鑑。

唐太宗云：「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亡。」研究邊疆民族史可以糾正種族政策之過失；且可決定今後施政之方針，並能明瞭我中華民族發展之原由。

竊不自揆，邇來步前輩之後塵，致力於邊疆民族史之研究，非敢奢望有所成就，但求能拋磚引玉，

予願足矣！

是書著述，原爲摯友陳直夫教授動議，本欲自力承擔，後以年老力衰，乃將其多年搜集史料，全部移交，俾資編撰，今日得以付之剞劂，良友督勵有以致之，是不可以不記。

此外，則有亡友葉觀棧先生亦竭誠勉以力任其難，俾成此史學重要之邊疆史，予以故人誠懇，故不能不獨荷重任，此亦不可忘者。噫！書雖出版，而葉先生則已撒手長辭，每念故人，能不悵然！

己酉年夏，正着手撰寫是書之時，適爲本人花甲賤降之日，兒輩盼早日殺青，願分負印刷費。長女蘭儀、次女棲鳳、三子耀邦、四女瑞楣、五子中傑、六女綺華、七子可信，各人雖散居於本港及歐美，而猶能互相聯絡刊書祝壽，拙著得以面世，兒輩之意，殊可嘉也。

是書校對，由學棣林榮祿代勞，又得學棣何漢威奔走於各圖書館之間，代搜史料，及映印圖書，俾可節省時間，專心致力於撰述。書成之日，並蒙馬國維教授、陳直夫教授賜序，謹此誌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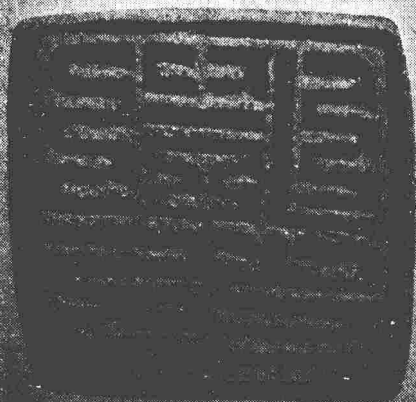
甲寅年，暮春，博羅林旅芝書於不愠齋。

西 夏 官 印

平 蓋



印 面



印 背



西 夏 官 印

周肇祥先生所藏西夏官印(共九方)

背紐已蝕年月不知

王靜如釋

